

南史

卷五十三之五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00)	
函號	別	10 1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二

淺草文庫

李延壽撰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
南康簡王續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

紀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 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殊齊中興
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家嗣時徐
元瑜降而續人荊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
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
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
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
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
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
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

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
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詒之曰得其獄皆刑
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
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
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賞
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
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冶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
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綵纓
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金下
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

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不信
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
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
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
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瞻薨
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
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
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
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
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

理例相符謂猶應依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
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
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
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
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
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葉張鏡之
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
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
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
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

六佞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篳樂比
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
自內樂自他書自巳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
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
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
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
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
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
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
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

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胃中亦填
塞成疾故應彊加餽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
通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
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
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
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
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
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
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推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
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彙集文學之盛晉

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曾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王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

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斲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今日稟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勤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

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
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
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
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
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
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
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諡曰

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
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阡庶
及墮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
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
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
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
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
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
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
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

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譽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旣廢嫡立庶海內噂喅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譽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二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鷲及

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金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卽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

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
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術故
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
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
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遠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重麾
將軍江州刺史薨諡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棟方與妃張氏
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及卽位升
武德殿欵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
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

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后王氏
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
橋樛金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
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
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
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
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
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
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金沈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會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

南齊書卷五十三 齊紀三 齊世宗皇帝本紀第三 齊世宗皇帝本紀第三 齊世宗皇帝本紀第三
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
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
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
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
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
忽疑人使三反譽金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
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
謂曰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逆擊不利
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
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

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
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
一見七官卑此讒賊死無恨王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
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
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
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
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初
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
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

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弄一綜轉
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旣不一淑
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
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
哭每日夜恒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
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羸服厨庫
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牴且
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躡投告綜于時大之
唯有限牀故皂複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
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

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然
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
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
其宿止遇袁妃充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
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服微行
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
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羣
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
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
金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

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

也初齊故建女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禽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

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
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
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
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皆退不得還
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
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
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
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暉金爲魏
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
陽王梁話苗寵金爲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
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金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
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
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鳩而卒有詔復其品
秩諡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
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
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
主陳慶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
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
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
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 十三
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卽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績寡子少嗜欲居無僕妾射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旣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

南史卷五十三 侯景傳 十三
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歎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鄖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

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
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
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
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三年封安樂縣侯乂
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
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
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乂理聚客赴南
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

爲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
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僞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
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前途亦
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
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乂理曰後當見
憶會祖結起兵乂理奔長蘆爲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
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績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
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
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績中兩麈冠於諸人帝大悅中

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
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荊州
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
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
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官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
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
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
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
江州聞問入閣而躍裸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荊州荆
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
養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片
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
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
融曰此之謂多安可知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
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
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
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金特乞汝他皆
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
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曾通

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
不恆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
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
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
匐號叫籛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
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
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
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
媼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
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

削爵上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
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
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企關閉
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
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
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
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
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朱鵠子條姓名以啓敕
遣舍人諸曇祭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
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

食之卽載出新亭四面火炎之焦熟敝車載錢設鹽蒜
雇百姓食撤一鬻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在
第舍人諸曩祭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
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
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
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
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
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誠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
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
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
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
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
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
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
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
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
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僞許之乃
曰王小失利政爲糧盡還京口俊爲託邏所獲非軍敗
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
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授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
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
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
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
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生口出南
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
譽於長沙旣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
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
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卽日大敵猶彊天
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
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
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
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
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
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
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
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
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
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贖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

門法罄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
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
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
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
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王李素孝者
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
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逼攻破城執綸綸不
爲屈通乃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
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
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
零糝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
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晉遣迎喪葬於襄
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諡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諡尚書左
丞劉毅議諡法急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
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旣得卽散士亦以
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旣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
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
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
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老
沒綸歎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

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
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
室爭競爲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
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
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
曳太陽門終日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
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
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怨恨夜

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第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
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
二年封爲正階侯復徙封萊蕪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
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
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
敵意甚詳瞻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
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矇自拔
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
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

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
聞之逼確使人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
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
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
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
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眦曰我識君耳刀豈識
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拚闥
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
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

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
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
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
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
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
後與景獵鐘山司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
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
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
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

南史卷五十三
紀傳
三十一
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旣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勅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

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晉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

南齊書卷之三十三 齊書卷之三十三
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憺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
憺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憺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
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
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
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
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遙
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
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
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憾不
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
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迴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迴卽趨成
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
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
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
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
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
於獄拔謝朓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
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
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
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

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
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
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
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
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
宜速平蕩紀亦以旣居尊位宜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
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
本漢恩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
乃止旣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
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

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嶧方紀不從命報書如
家人禮旣而侯叡爲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
金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
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騰西顧
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
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
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
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醉共聞四
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
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 三十五
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
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
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
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
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遠
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
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
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
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
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
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
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
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
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
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
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
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
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
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

云計誤金命絕食於獄留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
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
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
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
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人蜀元帝將圖之署爲平南將
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
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饗餐
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
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

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乎
延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
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
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澤
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
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
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
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
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其他錫罽
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

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
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
望氣色歎吒天道椎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
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槨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
免之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
莖四十有六羸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
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
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
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
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
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
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
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
心自立未及騁暴早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
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忘晚致勤
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
及乎

南史卷五十三終
李延壽撰
...

南史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四

李延壽撰

梁簡文帝諸子 魏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 王皇后生哀太子 大羅南郡王大連 陳叔容生 尋陽王大心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歸 安陸王大春 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 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 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 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褚脩華生建平

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太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
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
金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
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
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爲臺內大
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
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
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
又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

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
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
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致言
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
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
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首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
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
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
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金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
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若去乃是叛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 二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卽前
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
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
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
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
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

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
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
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
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
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益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
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
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
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
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

彙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頴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

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金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金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

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威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二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卽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玉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二年十歲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 六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立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寶云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妹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園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

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在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人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

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
軍敗溺死方等之死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
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
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
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諡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
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
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
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益城濟江二月卽帝
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爲
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
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
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
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
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兒
爲念以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
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
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
鮑泉痛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
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毳
辨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
布袴摠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
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鄉
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
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
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
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婦元帝卽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金蒙寵幸
方略益鐘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
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旣而旋駕憶之賦詩曰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
長安卽得還贈遣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金蒙
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
蓋時運之所鐘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出冢嗣之任竟亦
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終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李延壽撰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直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

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鄧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動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

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過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

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徒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

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
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
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
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
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

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
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
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
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
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
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
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
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
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

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夫江寧東
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
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角破王珍國於
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
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
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
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
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
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
資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
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
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
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
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
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
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
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
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
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
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

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
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
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
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
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
許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
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
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
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
營英白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
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
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
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
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
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
不降帝怒命斬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
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
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
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
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

控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
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
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
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
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
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
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
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

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
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
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
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
作霹靂聲箭如餓鷄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
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
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
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
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
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

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而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黷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其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與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

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
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
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
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
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
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
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同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
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
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
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
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
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
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
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
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
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
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
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南史卷五十五
齊書
大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
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
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
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
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
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
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
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
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

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
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
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
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
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
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
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
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
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
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又離兵荒百姓

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充復卒于州
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
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
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
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
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
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
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
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
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于誼襲封豐城縣侯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洲刺史領安陸太守
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
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
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
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
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
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
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爲北司
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

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
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
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
兄弟益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頗得夏侯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
萬人馬二千匹金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
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事
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諡曰桓子譔
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
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
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譔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破邸第
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
主阮竝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竝還都第譔至破第納
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
鋒歷南譙野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
中魚鼈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
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
時於是恣意酣賞待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
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麀栢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雨重爲啣爲湘東王鎮西司
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
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
獮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
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
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
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

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杖節非一
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操
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鎮軍
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
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
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竝賜軍士不
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
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
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
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

南史卷五十三
十一
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憂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諡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父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壅道恭壅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 十四
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
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又令取所持節授僧總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
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奉
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
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
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

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袍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
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
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李
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
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
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母
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
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
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荊州刺史公則
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

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卽位授湘
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
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
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旣
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豪不犯所在
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
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
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
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搗軍中驚擾公則堅臥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性
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
獎勵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
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
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
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
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
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
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
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
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

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諡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兒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暉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勳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卽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卽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義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

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
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
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
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旣久人廢耕農
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
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
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
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
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

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
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衿孫性輕脫
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
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
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
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
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
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
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
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

攻剋兩晉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爲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諡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幹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謂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

拜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華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遺

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

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
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
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諡曰忠子登嗣累
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金爲當時驍將歷官衛
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
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
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
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

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兔
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
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洧均水
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
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洧均口
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華奪
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子因率鄉人歸武帝謙
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
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
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

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壑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

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侍
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官有司以
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
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
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禩之道
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
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
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
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
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
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
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永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
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
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縉舉郡以
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
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
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
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
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討

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澤
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正
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
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
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
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礪石依岸築土
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
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
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錡鉶數千萬斤沈
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
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
袁昂持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
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
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
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五年四
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
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
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
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

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
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
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
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
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
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
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
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
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
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

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
尉卿未拜卒輿駕卽日臨哭謚曰莊絢寬和少喜懼在
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繼
纒者輒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
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
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鍾
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
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
魏中山主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救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牆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師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入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碭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碭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醴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

南史卷五十五
成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縉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
縉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
驅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五終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李延壽 撰

張弘策

子緬

續

縮

庾域

子興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
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
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

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惡誓
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
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
體輒蕭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
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
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
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
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
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
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
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敦鄧晨乎是冬魏
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
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
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
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
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
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吏行郢州事
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
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

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
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講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膺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
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
穎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勢長驅
直趨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
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
圖皆在目中城中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
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
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
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
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

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人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廢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
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
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
市張氏親屬饑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
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
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
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
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
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
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
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
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
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

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
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
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
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
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
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
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
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
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三卷緬弟

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
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
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
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
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
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
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
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
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
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
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
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
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
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
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
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文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
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文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續
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
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
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
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
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
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
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
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
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
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
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
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
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怒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
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
夜便卒規振續勸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頌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
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
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
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
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
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
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什度事

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
信州刺史桂陽王暕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破至江津譽
次江口湘東王屈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
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
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
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
欲應譽譽湘東信之乃覆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
暕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續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
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

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
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續曰觀岳陽
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
續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
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
岸馳告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以爲赴期大
喜及至竝禽之續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譽襲江陵
常載續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建水
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元帝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

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
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
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續之往雍州
資產悉留江陵性旣貪婪南中貨賄填積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齊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綜
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
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
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
蔡廓兼以待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
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
時當綰兄續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分騶兩
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
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
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
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
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
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遷

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宮城陷奔
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得入關籍以疾
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
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
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
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
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
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
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

罷任還家妻子猶事并曰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
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息一旦雙鶴來下論
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
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
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
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卽授武帝黃鉞
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
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
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子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與

子與字孝卿幼而歧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末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與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與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

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矣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僕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

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
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
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
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
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
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
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怡履以斂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
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
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臺遣收誕其使卒至左
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
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
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
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
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
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
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
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
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

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
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
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
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
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
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
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
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
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

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
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
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
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
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
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爲衛
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
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

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
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
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
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
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
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
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
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
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
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
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
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祇賊唐厲之寇東陽文帝率衆
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
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
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
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
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
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
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

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
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
知不义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
叩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
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
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
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
私具槽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
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槽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
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
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
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
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
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
俄而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
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
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
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
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

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嘗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升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頰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

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
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
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
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
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
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
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
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
居江陵方願隆準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
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
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
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
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
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
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
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
帝悅用爲荊州中從事勅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
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
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
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
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
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
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爲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
士友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
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
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
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
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
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
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耻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
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
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
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奔
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

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
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
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
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
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
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勳亦
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終

